

## 母亲的大衣

■ 叶良骏

很久以前,妈妈有一件山猫皮大衣,是她的嫁妆。黄灿灿的毛,还有一只同色暖手袋。冬天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总是小心地用嘴使劲吹,大衣上的毛会竖起来,在太阳下闪着光。妈妈梳好了卷发,穿上紫红的驼绒旗袍,再穿上这件大衣,变得像明星那样漂亮。

刚解放妈妈就参加了工作,她不再穿旗袍,做了另一件大衣,是爸爸的一件羊皮长衫改的,很暖和。妈妈整天为吵架的夫妻、婆媳们调解。经常刚端上饭碗就有人来找,有时候半夜三更,还有人哭到我家来。

后来妈妈当了小学教师,每天很早就得赶去上班。她每天四点多就起床去买菜。等她回来,我们总还赖在床上。妈妈一个个去揪耳朵,揪被子,谁再耍赖准得挨揍。妈妈匆匆吃完早饭,连奔带爬地下楼。妈妈一路小跑,用手掠着散乱的头发,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叮咛,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不论多冷的天,她总是忙得一头汗,从来穿大衣。

在困难时期,我们放学一回来就翻菜橱找东

西吃。妈妈到处找买食品的地方,首饰、字画都“变”成了食物。妈妈越来越瘦,头发越来越白。每个星期妈妈总要去“淮国旧”变卖东西,终于轮到了这件山猫皮大衣。妈妈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抚着金灿灿的毛,她留下了暖手袋,用一块布把大衣包起来。在旧货商店,变卖衣物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我们的时,妈妈抖着手把大衣递过去,“35元!”这么点钱!我想把大衣取回来,妈妈摇摇头接过了钱。

大弟赴疆前夕,妈妈把山羊皮大衣改成了男式的让他带去,从此妈妈就再也没有大衣了。每年冬天,妈妈穿件棉袄,里面只有件旧绒衣,围巾都没有一条。由于没有大衣,除了上班,她冬天哪儿都不去。

直到妈妈50岁生日时,我们六个孩子掏遍了口袋、抽屉,省下了看电影买早点的钱,积了好几个月才凑满30元。我们无法为妈妈买一件像样的大衣,跑了好多店才买了件短大衣。

等家里变得富裕起来,妈妈有了满橱的衣服,我送了她一件羊绒长大衣,但白发苍苍的妈妈已老得不再需要华服,也穿不动大衣了。如今,什么样的大衣买不到,可妈妈已去了天堂,她什么都不需要了。

■ 微生活 | 萧根胜

## 雨天书茶

沏一壶清茶,润心;读一本闲书,静心;听一场落雨,安心。

周末,慵懒地靠在一个角落,肆意缱绻,案桌上清茶一壶,茶香溢满整个屋子。

茶,是一种习惯,不闻,不问,不争论,片刻的宁静,慎独的思考。

有茶的日子,有一种惬意,蕴藏于茶水中;有一种共鸣,产生于沉浮间;有一种静雅,相向于清香上;有一种懂得,感知于冷暖时。

有人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不要以为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如果手头、桌头、床头,总有悦心的书陪伴,是一生的幸事。书在左右,或信手闲翻,或倾心细读,或一笑看过,或反复品赏,芬芳盈口,满心余香。心灵因书,时而大恸,时而微笑,在起起伏伏中,或悟人生至理,或叹人世苍凉。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昨夜浙浙沥沥一夜雨,好像回到了江南家乡。有雨敲窗,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穿过夜静的墨色,滴滴嗒嗒落在窗台。有雨敲窗,心却静如止水。此刻缓缓流淌的不只是雨声,还有那些安稳的心绪。

心素如简,适得安恬,折一枝淡淡的馨香,在清幽的窗前绽放,诗也是酒,茶也入画。

一场雨,一份心境,一段铭心,在轮回的边缘浅唱轻吟。红莲白藕青荷叶,雨里鸡鸣画晚霞。早晚炊烟起,静夜听池蛙。一杯酒,半壶茶。



■ 扶贫干部进山区(国画) 殷宝善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施一凡

品茶,品的是茶,静的是心,悟的是人生,洗的是灵魂。读书,看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心境。听雨,人生在世,求淡雅之美,淡名、淡利、无争、无夺。赏花,一切自然,一切脱俗,一切入幽美邈远的意境去。雨水哗哗落下,读一本闲书,观叶绽的曼妙,听花开的声音。

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一杯茶,一辈茶,茶从来不说话,宁静至此升华。

## 雷锋和春天一同走来

■ 张勇

从抚顺走来  
你不曾闲着  
一火车的好事  
掏出了你心窝子的秘密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你的笑容  
绽放成那座铜塑像的光芒  
一路上那么多的话题  
开满三月的枝梢  
从此春天离不开你的笑容  
灵魂的春天  
被三月的花开涂染  
那本厚厚的日记  
流淌三月的清澈  
你笑意的眼神  
闪烁春天的暖意  
一路的故事  
倾洒三月的阳光  
孵化一茬又一茬春意

从抚顺走来  
春风顺着  
你紧握着方向盘而来  
伟人的题字  
引领中国的春天  
春暖花开、芳香四溢  
那株倾倒的电杆  
没有挡住  
春天的脚步  
与你方向盘转出的方向

从抚顺走来  
你坚定的步伐  
踩响春天的音符  
荡出一个蓬勃强劲的旋律  
一个永恒的主题

## 23、心灵受震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阵阵稻香。阳光普照的打谷场上,莘莘学子排列整齐,认真听着孔仲礼的口令做着广播操。做完广播操后休息一刻钟,孔仲礼提起铃铛高频摇摆,上课了。今天的开学第一课,他没讲课文,而是讲办半农半读的意义。下一节课数学上课了,孔仲礼摇铃铛,一帮男孩紧围着他。

今天是第一天上课,为体现特色,下午不上文化课,而是实地了解农村现状。中饭过后,他便率领全班来到割稻区,而下午短短几小时所见,孔仲礼深受震撼,认为真该全方位了解农村现实,了解了农村也就了解了国家现状,他决定继续深入农民家中去了解。

出乎意料,天色已黑了,不少农家还漆黑一片,还未生火做饭,而学校里早已就餐完毕,准备晚自修了。农民们总算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爷借着大灶火红的光,正在聚精会神编草绳。孔仲礼走上前蹲下帮理一理稻草,关切地问:

“您老高寿?”

“还小。”老大爷头都没抬,“七十八。”

“这么大了!该歇一歇了,干吗还这么操劳?”

“这有啥!做人就是要做,不做就不是人。”

老大爷的这席话对孔仲礼来说被视作振聋发聩的经典,短短一句话,包含了人生的所有真谛,劳动人民的本色,是今天半农半读第一天学农的高潮,他当即收队返回教室,连夜召开班会,畅谈半天学农的收获。

孔仲礼开场只简单提一个问题:“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优良品质?”话音一落,教室里就像生鱼下了热油锅,而之后讨论也进行得热火朝天,他趁热打铁地提出:“我们该为贫下中农做些什么?”

又是话音刚落就激起热烈的反响,一致要求明天就开始劳动,帮解除沉重的秋收任务,甚至暂时不上课,改半农半学为全农。孔仲礼也被大家的热情哄得心痒痒的,但他得保持头脑冷静,不能乱了方寸,就赶紧起身操舵:

“大家热情很高,告诉大家,既然下来了活有得大家干的,得跟生产队统一安排。现在请大家想一想,除了劳动之外,平时我们如何替贫下中农分忧,做点什么?”

话音刚落,罗冰芬应声而起说:“我要为女同胞说几句话。今天我见到这里的女同胞负担太重,我提议收工做晚饭时,我们女同学去帮忙,有孩子的给带孩子,没孩子帮她们烧菜做饭当下手,大家说怎么样?”回答她的一致赞同。

此刻,教室内群情激昂,教室外田野里一片月华,而孔仲礼也难抑激情,他总结道:“过几天秋收将开始,让我们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加深感情,感谢劳动人民。”

真正的考验终于降临了:暂停文化课,全天劳动。

放在被窝里的三五牌闹钟的铃声虽然又轻又闷,孔仲礼还是惊醒了,赶紧把铃声关了,回头看看身边的小青年依然睡得像饱狮一般。昨夜包队长专程来找他。靠近市郊公路旁几亩地的稻子早已熟透了,早该收割了,可实在安排不出劳力。他自然一口答应,天赐良机,没有二话。

孔仲礼犹豫片刻,便毫不犹豫地吹响了哨子,哨音其实并不怎么响,养鸡棚里却顿时个个竖起身子犹如雨

后春笋,不多时全都奔向稻海。茫茫稻浪中又奏响沙沙割稻曲,大家不一会便割得全身火热,纷纷脱下外套。

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草草午饭,移地再战。

第二战役兵分两路,气象预报明天可能有雨,所以一路男兵把田里的稻禾搬到打谷场,另一路女兵去摘棉铃。

田野里出现了挑稻搬运长龙,先是只有扁担的嘎吱声,到了后来,小伙子便哼起劳动号子,先是轻轻的,后来越哼越响。

在准备投入搬稻时,包队长忽然请求安排一人去猪圈里挑猪粪。这下孔仲礼犯了难,猪肉人人爱吃,猪粪的酸味却让人作呕,人们都避而远之。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出马。

刚走近猪圈,一股酸味就刺入鼻腔。他咬咬牙,脱下皮鞋,换上草鞋,提着叁箕,走进猪圈,用铁筒将猪粪装进叁箕,过磅,挑往田野。猪粪是湿的,老往下坠,贼重贼重,路又远,几次想停下来歇歇,但一想到“脱胎换骨”的最高指示就咬紧牙关径直挑到田里。

他刚要挑起叁箕准备继续挑,忽然犹豫起来,因为他听到了几个农民如下的对话:

“这位教书先生倒不错,连猪粪也肯挑。”

“我看也只是挑挑罢了,挑稻是挑,挑粪也是挑,没啥两样。”

这些话炸雷似的震动了孔仲礼,他没想到自己与农民之间竟然存在如此的鸿沟,他今天要打破这层隔膜。

他伸手抓起既湿又黏的绿黑猪粪,把它们均匀地分撒到犁过的泥土里。他把两只叁箕的猪粪全都妥帖地施撒在泥坑里,这才直起腰,此刻身后感一阵大叔赞语飞入耳膜:

“谁说知识分子是白脚爪!你们看这位教书先生,跟我们一样,一点不嫌脏,干得像模像样!”

不知怎么的,孔仲礼听得竟脸刷地红了起来。正在这时,包队长兴冲冲地跑来说刚才学校有人打电话慰问,听声音好像不是来联系安排的什么主任,问究竟是谁,那人却说这无关紧要,听声音好像是有些年纪的长者。孔仲礼满腹疑窦……

## 校园静悄悄

■ 吴钟麟